

人間定格

揚名海外 女性藝術家 ——林慧潔

文 司馬十一

shimathecatt@gmail.com

認識林慧潔是因數年前的 LEICA 宣傳小冊子。她的照片總有獨特而孤寂的感覺，更令人注目的身份為香港女性攝影家，卻吸引到國際名牌作介紹，必然有其過人之處。然後不斷地在不同的媒介看到她的作品，再發現林慧潔雖然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其作品早已遠播國際，可說是揚名海外的香港女攝影家。



林慧潔認為攝影創作不妨大膽嘗試，小心求證。

林慧潔剛剛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展出「Unknown」作品，我卻錯過了其開幕，只好發散同人馬尋找林慧潔。最後坐在我熟悉的 SOHO 等待她的時候，心裏盤算着她是個難以親近的人嗎？

我禮貌地稱呼她為林小姐，但她反而直率地表示叫她做 Kit 就可以了。看看我吃 Hungryman's Breakfast 時，她更毫不介意地表示，來一碟同樣的吧！要知道多菜少肉的香港女性，肯定不會如此……。在無數的照片上看到的林慧潔是冷傲的，但現實的林慧潔卻是令人親近的。

司馬 Kit，可以介紹一下你是如何衝出香港攝感海外嗎？

Kit 是「機緣巧合」吧！

司馬 一句機緣巧合似乎太過簡單了，倒不如講講你的背景吧！（哈哈……）

Kit 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在香港長大及接受教育，中學畢業以後在某設計學院學設計，之後在設計公司擔任名為設計師，其實是「一腳踢」的全職工作。其後負責英倫（就讀於 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當然，在香港很多人連設計與純藝術（Fine Art）都不清楚。我有幸就讀於 Goldsmiths，自此對我一生有了極大影響。特別是當時院長的一句訓話，他說：「我不是訓練學生，而是訓練一個藝術家。」此話於我而言一直言猶在耳。

司馬 當然 Goldsmiths 是歐洲名校，但你回港之後又如何？

Kit 完成了英國的學業後回港，正值

1997年香港回歸的前夕，社會亦開始有種強烈的轉變，我開始了教學生涯，但另一方面仍然專注於自己的藝術創作。在2001至2003年我在中大完成了 Master of Fine Art。

司馬 你雖然自稱為 Visual Artist，但令人難忘的都是攝影作品，你何時開始攝影的？

Kit 也是機緣吧，我第一部相機是一部傻瓜機，當時常常隨身帶着相機，希望把海外學習的生活作紀錄，相對繪畫而言，攝影是較為簡單的紀錄工具。自此我一直使用相機來表達我對事物的看法，後來我使用 LEICA Minilux 來創作（難怪我在多年前就曾經看過 LEICA 為林慧潔出版的攝影集）。

司馬 我知道你的作品不單多次被香港文化博物館所收藏，更被 Earthing Studio、意大利、英國、美國等地的不同單位作私人收藏，作為一個藝術家，這條路難走嗎？

Kit 你知道我一年中有一半的時間在意大利，除了生活外，外地的畫廊及藝術世界相對地較香港為寬闊。而且外國對藝術欣賞能力也較高，只是外國的月亮並不一定是圓的。

香港是彈丸之地，競爭大，外國同樣是競爭大，但機會卻較香港為多。故此在海外發表作品時，其影響力亦較諸香港為大，故此我的作品亦相對地被外國人所重視和熟悉。我亦深信 Goldsmiths 及中大的校園生活，為我的藝術



生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所以既有西方的藝術基礎且展現外國人所缺乏或感興趣的東方元素的作品能於海外被珍藏。

司馬 我有留意你的作品，我發現你一直在改變，我說得對嗎？

Kit 哈哈，是的，我的作品其實一直在變化，如果說在英國進修期間帶給我的是繪畫基礎，那麼中大藝術系則予我接觸 video 的機會，加上我喜愛拍照，於是我意圖把不同的元素結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割亦能互補的藝術形態。往後我可能把聲音（sound）也注入我的作品裏面。

司馬 嘩，聽到此已經令人興奮和激動了。我更想知道的是你的創作靈感從何而來？

Kit 我是一個喜歡旅行的人，但更是一個不喜歡帶地圖去旅行的人，所以我經常「戀上一架巴士」（吓？不是戀上你的床!!）。因為每次去旅行時，我都不帶地圖，坐一架巴士選一個方向就前行，而在大城市裏，有地鐵站就表示不會迷路了。

這種「戀上一架巴士」的旅行方式，其實也給我很多創作靈感。

司馬 給年輕的攝影朋友講幾句話吧！

Kit 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

大膽嘗試，小心求證，所以要有藝術的理論基礎，便會對創作有正面的作用。

後記 為林慧潔拍照時，她又轉為一臉的酷（cool），其實她並不是難以相處的人，或者只是藝術家的某一個角度令人誤會而已。

上文林慧潔用「機緣巧合」來形容她在國際藝壇的地位，然而從香港到倫敦再到意大利，何止千里之遙，又豈能用「機緣」來造成「巧合」。

箇中的努力和不斷的轉變，正是藝術家成長之路。

說真的，真望着林慧潔下次展覽帶來的驚喜，我會再去探討「機緣」之所在。●

司馬十一，出身於媒體，投筆下海後從事金融界十多年，近期鍾情於人像拍攝。被訪者造像均由作者親自拍攝。

紀實攝影的心態



看完「吳家林與月華沈麗展」，就會明白為何連布烈松、馬克·呂布和羅伯特·戴爾比爾都會推崇吳家林的作品。

因為紀實攝影就是要源於生活和取於生活。故此，吳家林絕對是馬格南派的中國攝影代表人物。

又剛剛看完了今期的《中國攝影》，介紹了剛去世的攝影師李鐵林的作品，拍攝的主題都是社會邊緣的賣淫女性的生活，當然亦介紹了李鐵林由教師到上海做生意，至生意失敗而當上全職攝影師，拍照投稿賺取稿費為生，只是鏡頭所對準的是最敏感的話題。或許，李鐵林鏡頭下的紀實未免沉重，卻又是最真情的剖白。

如果拍攝只為玩玩，此文你大可不必再看下去，繼續去拍你們的美女照和名山大川。對於紀實攝影根本自始至終都在爭論中成長，原因是「藝術」

成分之高低成了核心爭論的話題。不過，本地亦有很多熱衷於拍攝紀實攝影的朋友，只是重點在於我們應如何用正確的心態去拍攝「紀實」而已。

大部分人是以前中產階級的心態去窺探別人的生活，無論是在城市或農村，總有看與我們生活水平並不相同的人，如果是以獵奇心態拍攝的話，再拍上一百年也不會動人心弦。你去看看吳家林或李鐵林的照片，就不難明白到他們的鏡頭，是放在你我平等的水平線上。中間的奧義其實不難懂，而難在拍攝者的心態上。

剛收到謝至德傳來的「光影樓情」圖片及錄像展的預告，當中有黃勳帶、蔡旭威和謝至德拍攝的石硤尾郊、葵屋郊和牛頭角下郊的照片，好想去看看，在攝影師鏡頭下的紀實攝影。

你呢？當你下次再拿起相機，請端正自己的心態！